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lose-up, high-contrast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dark, curly hair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subtle smile. In the background, a man in a suit and tie is visible,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.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warm, dominated by yellows and oranges. At the top, there is a decorative red border containing the text '西德尼·谢尔顿经典系列'. Below this, the author's name '西德尼·谢尔顿 / 著' is printed in green. The title '杀机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 red characters across the center. At the bottom, the publisher's name '贵州人民出版社' is printed in white.

西德尼·谢尔顿经典系列

●西德尼·谢尔顿 / 著

杀机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西德尼·谢尔顿经典系列

杀机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：唐 欣

封面设计：汉 生

译 者：许 先

西德尼·谢尔顿翻译小说经典系列

杀 机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黔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2 字数：201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7-221-03673-X/I·693

定价：15.60 元

内容提要

一九四二年，全世界都燃着战火，到处都流淌着鲜血。战场上刀光剑影、谍海中杀机笼罩。在那特殊的年代，难道爱也暗藏杀机吗？

战火正酣时，大洋中有一人间仙境般的吉奇岛，岛上有三个敌对阵营的人同受着“爱”的煎熬。杀机也同时潜伏在这仙岛上。

玫若——麦克深爱之人，对丈夫挚爱有加，美丽、娇嫩、惹人爱怜，当她发现丈夫是个万人痛恨的德国间谍时……她该怎么办？

麦克——艾瑞克、又名克里斯、又名……又名……，一个忠诚的间谍。一个双重人格的战争异人。……他要做什么？

山德斯——联邦调查局侦探、深爱玫若、至死不渝。他能得到吗？

谍影重重、人情依旧、演出了一幕悲凉的人间悲喜剧……。
爱与恨、恋情、杀戮、久伏人间。

楔 子

公元一九六三 夏

玫若·欧哈瑞·伊文思衷心希望自己能痛快哭一场，用泪水冲走心头的忧伤。

她看女儿一眼。莉莎已经快满二十岁了，是真情至性的脾气，早就满脸泪痕。她是幸运的，能宣泄心中的真实感受，不必筑起心墙来自我保护，不会冷漠得连自己都觉得缺乏人情味。

当他们折叠起覆盖在她丈夫棺木上的国旗，玫若戴着手套的双手绞在一起，对恭谨呈上国旗的人摇摇头，对莉莎颌首，示意这项荣誉应归她女儿所有。

不错，莉莎对山德斯·伊文思的爱，是没有条件、全心全意的。她认为那人是她的亲生父亲，发自内心地仰慕敬爱他。而山德斯对她而言，也的确是尽心尽力，百分之百付出的好父亲。

杀机

仪式结束了，苍凉的风笛声静止下来，但余韵回荡在潮湿闷热的空气中。风笛一般用在执法人员的葬礼上，而山德斯的伙伴——约翰·马坎建议吹奏。这风笛声，玫若想道，的确能表达出一种哀伤的感觉。

她心中的感觉。

除了莉莎——莉莎对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事一无所知。山德斯是玫若和那令人心碎的两周仅存的联系了。当年的事，现今留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，它造成的伤痕则一直在玫若心头——一个永远无法结痂的伤口。即使是FBI的文件，也不能完全记录当时的事迹。因此，山德斯是唯一了解真相的人，他知道玫若的遭遇，认识一个自称是大卫·麦克·费尔汀的神秘人物，也明白留在她心中的爱恨情仇。

她的泪水早已干涸。眼前有了动作，她感觉莉莎握住她的手。她顺从乖巧地，好似她不是母亲而是女儿，听话地走向前一步，把一朵玫瑰放置在山德斯的棺木上。那一朵玫瑰摘自山德斯的花圃，是他亲手栽种并钟爱的。创造出美丽的东西，

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他只说这么多。他不必明讲，在他从事干探的生涯里，处在暴戾，甚至邪恶的世界中，却经常有追求真善美的心境。撇开他的工作不谈，骨子里他其实是个温和友善的人。

山德斯是她的朋友，她最好的朋友，“她一生最大的憾事，就是不能对他付出更多。他以令人心痛的甜蜜和付出在爱着她，而他必须生活在另一个背叛他俩的男人的阴影中。不管他怎么做，总是不能除去那片阴影，他也十分清楚。更糟的是，他就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，他付出的多，回收的少，而玫若就是无法将过去完全抛诸脑后。

她看着墓园里巨大的橡树，以及覆在它们身上像寿衣般的青苔。她心中曾有疑虑，是否该将山德斯葬在宾州，和他父母安息一处。但她决定在这里住下，而她希望他在附近。她离不开这个岛，即使到今天。吉奇岛，有着美丽的风景和种种回忆，对她而言，它仿佛像伊甸园中红色的苹果一般，充满了危险和诱惑。

他曾经在这个岛上，而现在死在这里。她亲眼看到他死于激烈的爆炸中。是他让她知道什么叫爱，然后又

杀机

毁灭了一切。

而她竟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。

一阵可怕的孤独感淹没了她。现在唯一知道真相、了解她心境的山德斯也走了！她女儿的手在发抖，玫若却无法走开。她把空出的手抚在棺木上。最后一次接触，最后一次表白，让她丈夫知道他对她多么重要，那些在他生前来不及说出口的话……

她哀悼，为了她不能分担他们这些年共同背负的苦，为了那两个星期——当时阳光照耀她的生命，又离开她，留下永远的黑暗，只剩下背叛的记忆和猝死的哀痛。

就连杰·艾德格·胡佛稍后也到家中吊唁。屋子里挤满了FBI的干探，和其他警界的朋友。山德斯生前是个有正义感、富同情心、人缘甚佳的人。因为他的这些特质，被局里主事的人视为弱点，所以他一直无法升迁。

同样的原因造成他的死亡。玫若听说，他在追缉恐怖分子时，其中一名是女性，他开枪时犹豫了一下，却遭到对方无情的狙击。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个蹩脚的干探，事实上，他十分出色，因为他天生有种让人信任的

魔力。要从受害者或嫌犯口中问出真相，对他而言轻而易举，就像以前在宾州的牧场上替乳牛挤奶一般自然。对于他这一点特长，玫若有亲身体验的深刻感受。

面对另一位客人的慰问，她露出些许笑容。麻木、自我压抑的感觉挥之不去，幸好她仍能应付目前的场面。听着相同的往事一再被重复。山德斯。洛其那瓦和唐吉诃德对她而言，他两者皆是。自从在一九四二救了她一命之后，他就以挑战风车的精神和傻气想修补她破碎的心。

玫若转头寻找她的女儿，莉莎这一天都是眼泪汪汪。她看着凯烈·泰博站在莉莎身边，手托着她的手肘，她在心中默默感谢这位年轻的律师邻居。他和莉莎是多年的玩伴，渐渐他的眼神由嘲弄变得温柔，而玫若衷心希望莉莎能对他产生相同的情愫。然而感情的事无论如何勉强不来，她比谁都明白。

“玫若？”
她转身见到约翰·马坎，山德斯最后一位搭档伙伴。

他眼神衰戚，脸颊上一条肌肉未开口就在抽动着。

“我说不出多么难过，早知道……”

早知道……！辞汇里最伤感的三个字，玫若想道。任何语言中这是最伤感的意思：早知道……

玫若伸手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别这样，约翰，不要折磨自己。命中注定，你也不可能改变什么。”

他迟疑半秒。“山德斯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曾提起过，万一他有王长两短，要我照顾你们。如果有我能帮忙的事，不管是什么事，随时通知我。”

玫若的心怦怦跳起来，她的手止不住地颤抖着。到了现在，山德斯还在照顾着她们母女。她点点头，喉咙一紧，说不出话来。她已经不再是当年天真软弱的小女人了，她变得坚强、独立、有自信，但山德斯一直没有领悟过来，他随时随地想着如何保护她。

她没有多说，只是点点头。“谢谢你，约翰。”

来吊唁的客人一波波，直到玫若脸部肌肉僵硬，几乎要瓦解了。但她知道为了莉莎，她必须撑下去。以莉莎颤抖的唇、茫然失措的眼神中，看得出她随时可能崩溃。她从来没有真正面对死亡，或失去心爱的人。她到目前为止的表现，颇让玫若引以为傲，不过天晓得她还

能支持到什么时候！

对约翰点点头，他会意地请走屋内的客人，她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客厅只剩下三位客人：约翰、凯烈，和他母亲爱芙玲。

玫瑰走到莉莎身边，伸手搂抱她，感觉到女儿的退缩。那加深了她的伤悲和失落感，可是她们母女之间本来就存在些许隔阂，隔阂来自莉莎，而玫若一直猜不透是什么原因造成。好似莉莎是她父亲的女儿，她对山德斯向来毫无保留。虽然玫若感到被拒绝，无可避免有些失望，不过另一方面，她也为山德斯高兴。她们父女俩有着很特别的情感，山德斯得到了玫若没能付出的完整的爱。

“我想出去走走，宝贝。”她告诉莉莎，看着她女儿松了一口气。只有在葬礼上，她们分享着哀痛心情，一旦葬礼结束，她们之间的鸿沟又回来了，玫若不知该如何跨过它。

她转身走出家门，经过她喜爱的大地，来到宽广的灰色海岸，海鸥和小掠鸟在空中飞翔。太阳像红红的大火球，画出一片金光，正朝海平面坠下。玫若找到她时

常当长板凳坐的老树干，希望找到以往在这里能得到的平静。可惜她只感到哀伤，大海的隔绝带来一种孤独感。

应该要离这里，她知道，她早就知道了，只不过她走不开。就连现在面对着海岸，就连现在哀悼着山德斯，她仿佛还看见麦克在远远的沙滩上。她看见他激情的深蓝眼眸，看见他迷人的笑纹……她忘不了他的点点滴滴，只是看不见完整的他。他已经化为灰烬，烧毁他的烈焰经常使她在梦中惊醒。

站在远处的男人，举起手爬梳一下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头发，那是麦克爱做的动作。他随即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开，玫若的心怅然若失。

他已经死了，她告诉自己。就像山德斯一样。为什么总是对他念念不忘？

她遇见麦克两天之后，就遇见山德斯，是她自己没能作出正确选择。

当时，她是那么年轻……

第一章

乔治亚州 吉奇岛

公元一九四二 三月

在渡轮甲板上，玫若眼看着头发上的蓝丝带飞落水面，它随着浪花打了个转然后消失不见。她的头发——如果可能，她宁可它不是金红色的——被海风吹乱了，打散在脸上。

她用手拨开发丝，一眼瞥见有人在对她笑。那人斜倚在栏杆上，高瘦的身材，脸色苍白，似乎才生过一场大病，但那一双深蓝眼眸却闪耀着旺盛的生命力——他甚感兴趣地盯着她。她的眼光落在他右手上，那儿拄着一根拐杖。他看起来像军人，受了伤的军人，她的同情心油然而生。自从珍珠港事变，美国参战到今天已经四个月，她知道在太平洋战场上，死伤了不少美国人。

“看哪！”十一岁的彼得说，指着跳过水面的鱼。

“海豚吗？”他七岁的妹妹黛蕊充满期望地问道。

玫若把注意力移向身边的两兄妹，她从十六岁那一年开始带他们，距今有五年了。复活节之后，她将在夏季进入“生活杂志”任职，虽然兴奋，但对于离开康诺一家人，也是离情依依。

“恐怕不是，宝贝。”她说，不忍心告诉他们，海豚甚少游到吉奇岛的这一边。弯下腰来，她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导到岸上去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当她直起身，眼光不由自主瞟向那位陌生人。他注意到了，咧开嘴笑着，露出两颊的酒窝。他有种慑人的魅力，五官突出、性格，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。她确定没有在岛上见过他，否则她会记得。这样瞅着人看是十分不礼貌的事，她把眼光转向孩子们。但就在那一瞬间，她瞄到他略带嘲弄的笑，似乎在告诉她，他很清楚她的想法。

玫若的一颗心狂跳起来，对自己莫名其妙的反应甚感困惑，她低头和黛蕊说话，发现双手竟轻轻颤抖。

“我们到了那里，”小女孩说，“你会帮忙堆沙堡吗？”

“最棒的沙堡。”玫若保证道，很高兴有事让她分神。

“很深很深的护城河？”黛蕊又问道。她才刚讲完亚瑟王的故事，对城堡、武士有问不完的问题。

“最深的。”玫若哄道。

“沙堡，哼，”彼得小大人一般说道。“我们应该建地下碉堡来防御德国人。我爸说这一带有德国潜艇出没。”

玫若眼中的笑意消失了些。她知道和其他吉奇岛俱乐部的会员一样，康诺一家人也受到警告，德国潜艇出没在东岸海域，他们的目标是英美两国的船只。但康诺和其他金融界、商业界的领袖们，仍决定和往年一样到岛上休假。德国人……去他的！

今年，她的雇主告诉她，恐怕是吉奇岛俱乐部的最后一年了。能源短缺、运输困难、人工不足，加上越来越多的会员受到战争波及，没有时间或心情到吉奇岛上享受冬天的太阳，俱乐部十五年来风光再也支持不下去了。

虽然玫若只剩下两星期和康诺家人相处的时间，她往后最大的目标，就是带着哥伦比亚修得的编采学位，和爱尔兰人的意志力，当美国和德、日交战时，在男人

的报界事业中闯出自己的天空。她和吉奇岛该是缘尽于此，然而她真不愿见到这曾号称世界最豪华的俱乐部关门。若一幢幢别墅被弃置，俱乐部大楼兼饭店荒废……那将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。

普立兹家族、葛德家族、洛克菲勒家族、莫更家族、马歇尔·费尔德家族……都曾俱乐部的会员。在岛上和俱乐部里都会让人产生“何似在人间”的错觉。

她第一次见到吉奇岛时才十六岁，心中浮起它“群芳之岛”的封号。岛上到处可见挂着青苔的古橡树，遍地开满了花朵，她对它印象十分深刻，觉得所有的梦想都可能在此实现。她的梦是实现了，就在岛上时康诺家人答应支持她的经济，供她完成教育。也是在岛上她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，她和彼得、黛蕊、其他工作人员，甚至美国许多望族相处融洽。她从未兴起嫉妒的念头，倒是能对亲身体验一下迅速消逝的生活型态心存感激。

想得入神，她完全没有听见拐杖声已经来到她身旁。

“很美，不是吗？”一个磁性低沉的声音说。她抬起头，那位魅力十足的陌生人正低头直视她，他并非看着前方

的岛屿，令她有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他在称赞她而不是指风景。

这辈子玫若从未这样近乎痴傻地看任何男人，但他近看显得更加英俊了。或许英俊不是个恰当的字眼，他给人的感觉好像比“英俊”更强烈些。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眸，眼珠子是午夜天鹅绒般的蓝色，颧骨高而性格，只有笑起来两个酒窝才能柔和他脸上的线条。他的嘴宽而性感，嘴角带笑。可是尽管他摆出种种友善姿态，她总得在他迷人的外表下，筑着一道冷漠神秘的墙。

在她失魂落魄的注视下，他的嘴咧得更开了，而玫若则浑身不自在起来，狠狠瞪了他一眼做为报复。

玫若以前非常害羞、近乎笨拙，经过和康诺像一家人般相处的这几年，加上她在大学里当校报编辑的磨练，建立了她的自信。同时她有强烈的好奇心，她的教授曾指出这是好记者应有的特质。因为对遇到的人感觉好奇，想了解他们的事，帮助她克服了天生的羞怯。

然而在这陌生人的注视下，她不经意就回到手足无措的日子里，变得迟钝、说不出话来。

彼得救了她。“你是谁？”小男孩说，晃着那根拐杖。